

母校之戀

四、滬校三年

(續)

唐鏡文

唸交大，我採取「重點戰略」，有意義的功課要特別認真的唸，沒道理的，就擺擺「噱頭」，譬如說：英文要唸，但是，李松濤先生的背書頂要不得，我的英文成績還真不錯，我知道李先生的大小考試，往往不考正文，專考註解。而且有幾段年年必考。我就單背這幾段，所以百發百中。熊大惠先生答案要長，我就下筆千言，雖說不知所云，反正分數與頁數成正比。某教授的財政學，因為他自己也弄不大清楚，我窮一星期之功，選一個問題研究一下，然後把他「噱倒」，再不治財政，而分數來源也非常可靠。馮建維師授經濟地理，寫了無數次的 immigration 與 emigration 之分別。我說：「One is …… another is ……」他也認爲很滿意。(建維師現在物資局，

見此文能不見責否?) 陳振銑師教鐵道理財，專門好問難題，答不出者，不許坐下。同學名之爲「插蠟燭」，必待插上十幾枝蠟燭，他才來問到我，我下場後大家才面面相覷的坐下。其實，我之所以能應對難題，並無奧秘，經過了十幾個人的意見，都予以莫大啓示，再加上十幾分鐘的時間供我細細考慮，便可以羽扇綸巾，對答如流了。如果振銑師第一個就問到我，雖然不至窘態畢露，也插上一枝蠟燭，却難得條理分明(振銑師現在安全分署，BOB 你這老滑頭上了我小滑頭的當了，一笑)。李炳華師的經濟學，確有根底，滿腹經綸，令人心折。至所教貨幣銀行一科，却未見精彩，他喜歡博引旁證，錄名學者之名語以廣視聽，根據此點，我找到一本貨幣銀行學

文選，此書內容都是小段精華，手此一冊，細加揣摩，儼然博覽群書獨具心得了。做學問假如是這樣的投機取巧，雖說考過幾次第一名，事到於今，腹中仍是空空無物，反復思之，徒呼奈何！對於有興趣的功課，我還稍用功夫。二年級時，每遇星期日或其他例假，輒埋首窗下，常常整日化在會計習題上，星期一就由同學拿到圖書館去出翻版。經濟學也還看了幾本內容豐富的參考書，每臨考試前夕，校園草地上，由我不揣鄙陋地大開講座，生意不惡。讀歷史確比看小說更有興趣，可惜限於政治史，而且角度大小，無人指點，到底吃虧，等到想看經濟史、經濟思想史時，已經馬亂兵慌，無此寧靜情緒了。

我本行的鐵道運輸，實在只在三年級上了一門沈奕廷師的貨運業務，其餘功課都是瞎說，惟珍珠港事變後約半年時期，沈師深居簡出，我則佯裝肺病，倒讀了沈師全部著作，每星期必去沈寓二次，暢談必三、五小時，側擊旁敲，無形中形成「導師制」，

獲益之鉅，今日奉爲噉飯本錢，由此可想而知也。

有幾位教授的教學方法，及其研究問題時所用邏輯，實遠勝於其講義之表面價值。我在欣賞老師們的 approach 方法之餘，其所產生之學科，不過是習題而已，至於教育之真義，在培養

佳節良宵

——聯誼晚會記盛——

十月十六日，節屆「重陽」，爲省府舉辦敬老大會之日，適逢交大同學聯誼晚會，亦於是夕八時舉行，佳節良宵，巧合一起，實在倍覺珍貴。

此次聯誼晚會，係由交通處同學擔任召集人，地點是在臺北市西寧北路六號鐵路招待所。

雨餘新霽，華燈初上，同學們携同眷屬，陸續前往參加，濟濟一堂，約有八十餘人，甚爲熱鬧。此中馮教授建維，仲同學樹

reservoirfulness 之理論（當時我沒看過一本關於教育的書），致力於理解，而棄死書於度外，可惜未獲名師，於名學本身，至今仍不得一窺奧秘。

滬校三年，我特別要向沈奏廷，安紹芸，龔清浩，李炳華諸師致敬。赤餒如斯，不卜諸師能安然無恙否？

張兆蓉。

聲，熊同學正琬，均係第一次參加晚會。此外侯同學家源，本擬準時出席演講，適臨時因事不克抽身，乃託李同學廷弼向在座同學代爲致歉。

筆者躬逢盛況，謹將晚會中精彩節目，分述如下：

（一）交大掌故

這個節目，係由衛國垣，李達三，熊正琬三位同學講述。衛君爲我同學中最年長者，是晚，

他不遠千里而來，精神矍鑠，情緒激昂，與會同學，莫不爲之興奮。首先他講述滬校掌故，如決江河，滔滔不絕，結尾時，衛君敘述民元前十餘年，上海南洋公學（即交通大學前身）校歌，意義深邃，由衛君先將歌詞朗誦後，再引吭高歌，並請參加晚會校友，全體起立。

衛君年已古稀，對於母校校歌，隻字不遺，殊令人肅然起敬。唱來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餘音嫋嫋，繞樑三日，茲將歌詞恭錄如次，以饗讀者。

南洋公學校歌（師範生沈慶鴻君曲譜）

佳氣兮葱蔥，
春風光座中；
吾曹自到此，

學業修普通。（註一）
自初級以至六級，
三年忽一終。（註二）

學問本無限，
畢生研究未易窮！

× X X X
譬如登高山，